宋子大全

續 十三

書

共二十

尤菴先生後集卷二十五

書

答鄭洙應 辛酉十二月

大雪人謂衰安已死今世兄與我政以相謂矣忽得惠書驚喜可言第不厭糟糠懸鶉百結乃有腰金頂玉之願何也然尊之孝子慈孫自能爲此事何須下囑於窮山老翁也可謂不工於齊也李尚書累有連家之義而此不可開口而亦難保其傾耳病中無聊爲此瘧語想蔑一笑矣

答李監役 者善 丙午七月

隔歲阻拜一味瞻溯茲拜恵札如奉清儀何慰如之此爲就靜便移住西原之清川西原是四世丘墓之鄉故畧有土田若無魔鄣庶可畢命於此耳山深水廻禽鳥亦不至蒙此二鷄之恵從此喧然始似人家良謝良謝

答宋一卿 國士 甲寅臘月

来書深荷此尚能喫啜安坐僧房揣躬過甚弟未知嶺海何處遠相思耳家弟常言尊嘗怒謂汝何以我爲某人黨耶今日意思無恐恐底耶可發一笑尒

答宋君式 國憲 癸亥五月十三日

分袂之後無路相聞忽此拜書慰豁無已此致仕後
出寓城北之溪上仍作嶺東行滿月而歸始欲入覲
辭退矣忽有事在轉倒駋江方此縮伏而承旨追到
宣諭聖旨勤懇有加於前然素心難改當作孤恩
負罪之臣矣惶恐隕越罔知攸措也承有賦歸之意
白首車塵喫罵抱羞實非所堪果如所諭快適當如
何哉歸山之日當大杯奉賀也

答李立初世基己丑正月

弊門以人名者尚有十百數而疏本每去輒被沮閡
雖多亦奚以爲顧此陋劣周旋其間苦言悲懇無所

不至而亦不蒙長老之見棎莫非人輕誠薄而然深
切自悼也幸荷高明不以婦家事為視而見念以斯
文爯賜往復誠意彌亮感愧感愧倘蒙終始商䎘獎
門舉挨當羞恥以死以謝感德之萬一也

答李立初 甲寅

慜恤飢寒雖是故舊事而今日則彼之偵伺竊謀遍
布羅列以逞焉向者寧海之事可見矣如非立初獨
立不惧利害任他悉能及此哉雖在慶元年間立初
當不在元善子直之後矣可一笑耳

答李立初 辛酉九月二十五日

承知安勝何慰如之申引慮甚矣慰荷無已此中病狀仍昔餘不足言客舍之諭謹悉但聞自上停止主第之役而仍外方一例勿興工如是則難於犯禁矣何不於明春禀於方伯依宋賢起土木以賑民之規而為之耶從祀五十年力請之事今已得請斯文幸甚第無異議否

答李立初 壬戌十二月二十九日

老物萍轉泊此一隅孰謂江湖余樂也忽此拜書有多少話語無異昔時對討也始謂霽月餘波無所不及矣乃欲仰潤於延津耶負訟者無怨須如明道先

生而後乃可令吾友自處無乃太高耶第以短紙橫
書等云自是俗吏語自處又何其太低耶好笑惟是
全無𦸨牧立視之諭可知境下將無損瘼可喜可喜

答崔清風 後亮

九秋寥郭郡名相宜每想江閣意思飄然承此惠書
所伴佘味尤覺清真窃不勝引領向風此三夏死病
秋盡不已老人事誠可憐慼時序向寒倍加珍衛

答李承旨 惕然

燕歧遽去自後聲聞蓋無緣矣玆於李友䘖伏拜惠
札恭審謝去煩囂閑適江臯此心飛馳恨不得日奉

杖屐逍遥以樂也曾論亭名固好而竊意月沙公所謂保晩尤相宜也時烈老病日侵此後未償之債一死而已出處之教慙悚不敢承也自餘秋晩加重

答李子明 晋

便回承拜手札如奉談晤欣喜無已戰争之論誠可歎然既非同室則吾儕只閉戸而已第嘗見朱先生誦山谷西江波浪何時平之句以為真可以泣鬼神此實為今日準備語也時勢向窮倍加珍重

答李子明

登營禠到殊慰憂慕之懷此慕仙絶粒只服藥物物

既渴而大病旋作喬松亦如是不學書不成學仙又不成只臨風一哭而已

答李子明

來書甚荷款謂書不如面哉此至情所迫日與癘氣相守以為賢友憂然視彼道殣則已多優幸矣前日小文字坐於浮淺矣口說出如使重厚涵養者見之則其不見哂者無幾矣今賢友不賜警責而寵奬反加焉豈愛人以德之義耶未涯吏際加球是希

答崔巨卿 碩英 別紙 丙辰七月一日

渭原謫人幼學郭槽江界謫進士南溟舉碧潼謫進

士朴宗欽皆沃川人也祖述文元老先生同春及閔判書𢾾論議攻斥鄉人之無良者大忤時論至於遠謫可勝慼歎巨卿幸以同門之義各以斅字問之而歸幸甚非巨卿則何可以此言聞其源蓋出於尊崇程子而至此矣

答崔巨卿 壬戌除日

令胤来見仍奉惠札弧懷之慰不可勝言此事違始詐轉展漂泊自高人觀之不啻啞笑而已先集序文可即依命而第自少聞諸賢詩評以爲尊曾王考格律非玉峯之比今因令胤聞崔東皐有說云切欲見

此得其公業然後可以下筆聞阜説在大司馬家云幸討示如何如何

答崔巨卿　癸亥四月二十四日

名山之别古人尚咏於詩詞矧伊兼别良友方到海山亭上倍費思想忽拜来書慰賀不可言仍得見兒子消息尤幸尤幸此明將浴温久速姑未定也路之經由亦當從僧引去耳差貟之定可見方伯之多事寧有閑人来往有此規外事也

答崔巨卿　癸亥四月二十八日

嶺雲之首頻回不但爲仙山玉峯也道途方恨踈散

之相仍也忽於驛遞拜書甚慰別後思也生魚有如怒頰噴沫益令人起江湖思也孫兒見書濡睫只願生前更相見耳

答黃廷老 世壽 癸丑四月

小雨添綠幽思悠悠忽承來書示以佳會十六日當理屐先待於仙洞矣頃自賽岩直至洞門如何 先陵事昨者了洞金中丞来說 聖上細聽諸臣奉審啓辭而曰予實同知所為云今日臣子當作何如懷耶鄭判府待罪禁府而申命圭以下即已下吏云未知如何出場耳

答黃廷老 癸丑十月

寂坐江村但有哀隕之懷即拜嵩書如對慰甚此苦待明日復上即向華陽第欲歷過興源當於九日間經出郡前可得奉叙耳前月廿九 舊陵始役時以蹤跡不安不敢進詣是日承旨委来宣諭卅日曉始進 陵上未時奉梓宮出就幕次以巾拭過然後王子以下一並奉審則完好光潤一如其初慟隕之餘喜幸亦極也人心不淑亂言分馳竟使 至尊至嚴之地未免驚動若非當初賊臣干涉其間則寧有是哉思之至此寧欲滅死而不可得也向後諫院論

國舅而被嚴旨至以國舅不言則豈國家之福爲批賤臣皇恐益何可言明日哭辭　陵前則當留一疏而行耳

答黄廷老　七月

前陪屹有餘懷承此垂書傾慰無量而廣津尤可喜也今番雖與槽岩略叙而未嘗一言及於時事此則同席長卿彛仲五六諸公之所知也唯己亥春俞武仲建此議於榻前爲蔡伯昌判書所沮其時賤臣略助武仲説今日之謗似本於此矣荆卿帖極可寶玩

與黄廷老

前書登徹否陰霾益甚起居如何鄙行到竹山病留一日又兩日始到萬義墳庵聞京裡諸議皆以為必須進詣城外云故今日擬將力疾而去忽自去夜所患頓劇無計就塗悶不知所為竊伏聞 天怒益震南大諫絕島遠竄已向彌島金萬重又入牢獄又見季周書則 為凶議日增將無所不至而又聞從頭理會之論甚峻云此身可謂釜中魚矣然斷置已久心甚安也病中思見末孫有此家書幸即傳致如何

答黃廷老 甲寅八月

慕用中拜此崗書仰認眷私不知攸謝竹狀即啓而

寧有處分之理讒言交亂中外胥息而左揆以下皆無出仕之意胡差疊到後者莫知所幹未知終稅于何地耳昨者自 上欲引見備局而氣甚不適還使退去似是瘧候云而憂煎之心曷有其極孫兒孤在深山甚矜其無聊如有急報幸為示之也知旧所報納在孫兒書中拆見而傳之恐無妨也

與黃廷老 甲寅九月

老物復遭今日之慟只恨一死之遲耳加以為臣無狀比年自獲罪戾終不得更覲 天顏尤切隕痛實欲無生也越自赴哭之初 嗣聖懇眷極隆前後勤

諭已至六次而賊臣猶滯之心則以為諸臣被罪之由實皆賊臣之所作而況復挾彈而伺者寔繁有徒則其不可冒入也審矣不免陳瀆於筆墨之中尤切惶恐也加以賤疾頓劇日日寒作熱升真元益耗一朝溘然實非難事柰何柰何

答黃廷老 甲寅十月

雞菊凋殘吟病其前忽此書至拒手披拜恍若沉痾之去体也昨者有人錄示閔憲疏槩莫知其曲折矣葯者承領大略尤增痛駭彼蓋挾 君相假借之意傍若無人在我之道只有欲退而已尚復何言今曉

送別之示禮有三夜不滅燭之文聖人真曲盡人情
哉然不與之行甚非父母之情頗齊太后哭送燕后
而祝其無歸有以哉

答黄廷老　甲寅十一月

寒事猝重小雪漫山自成藏六之龜忽聞挾乙之虎
真是光鮮之報也即奉来書欣瀉何㮣朴和叔聞就
楊根極欲相聚講討旧書而只恐磨天風雪待我横
吹耳最是大受之孑孑季周之虓虓如目見耳無由
盍簪何時相對一笑也

答黄廷老　乙卯四月

積有思想即於華陽僧承拜惠札怳然對坐泉聲山色裏如昔日也累人入夏来益不堪海氣之侵將移山谷中民家稍有水石之勝而稍登後麓則俯臨滄海此則華陽之所無也豈造物者欲侈我壯觀而使有此行耶好笑山中書册撥蒙留念之勤何感何幸

答黄廷老　乙卯七月

令侄遠来仍拜手翰怳然水石間談語慰豁何可量也丁益還此亦有書其已登照否此間事不須問也北地時憶鄉土今日則還憶北地未知何時復憶此也然人生隨緣處順惟此慿著之心亦覺多事耳

答洪元九 錫箕 庚戌十一月二十九日

凍雪封山悄然孤坐忽蒙華翰入手況有雄篇傑句直與漢南杜北爭勝吟玩數四實平生快事也只是投之空山樵牧之社真所謂太不着題且有陋劣所不敢當者此則執事於是乎好劇矣第感恵不敢孤欲效嫫母之嚬矣小孫諷誦崔東皐以戰對車五山語以爲不得王翦六十萬則不如廉頗堅壁自守此言有味故不敢效長平之坑卒矣好笑好笑

與洪元九別紙

昔老峯閔台奉使於燕求得 崇禎皇帝御筆以爲

如有貨者雖萬金無受也有一明人來示非禮不動四大字將以金償之則不受而却之盖感閔台之誠心也曾與閔台謀其久遠之圖模刻於華陽之石崖上覆傍遮可庇風雨矣始欲結屋於其側守以山僧名曰煥章盖取論語煥乎文章之語也事未就而罹此禍吾勢將朝夕就盡矣念昔 孝宗大王念此爲之不可共天痛憤怨疾期伸大義上天不仁遽爾上賓閔台聿追其志略寓葵忱於此事其情可謂戚矣屋既不就則抑恐此志又成埋沒遂移其名於東邊僧舍此不可無發揮之詞顧執事之先也昔朱奉使

孤因玲山而攀龍莫及之句發於道君之祭文至今流傳天下雖在今日亦或有喜聞者矣勿外勿外勿外

答姜延豊 大後 甲寅三月二十五日

復書慰荷無已曰知侍奉吉慶尤用喜賀僧徒仰認盛意此事雖少其在民弊物則所關甚重故士友之賢者致意甚勤今蒙見助之多庶幾有成矣何幸何幸此病情彌留苦苦度日耳

答朴沃川 世楠 庚子三月

下書鄭重承拜慰感本州盤束於大江固多丙穴今日始得如許大魚豈連山石乳者類歟銘領之餘甚

以二十八字充之

為執事賀頌也民三昨又蒙 聖上使別監問疾俾
速諭病上来皇感震戰因知攸處仍竊審 聖上今
則能辨遠覺冊臒之色極用喜躍也

答朴沃川 庚子三月

慕用中伏承下書恭審体履毖勝慰感交至民病蟄
中忽以禮官議禮事不免妄䕺於屛退時雖因 聖
教皇恐無容下示別紙 愚迷之見未
知當否如何耳

答洪榮川 桂世 辛丑

孤卧山村居然一希夷歲旬之間華札再到新年喜

事此外史無二也感幸感幸仍知攺况佳勝尤以為
慰也弟之陋拙自料其無與立談者高軒記文再辱
下屬雖作覆瓿之資將不敢更辭矣弟惟陋劣少讀
古人書於今人之文雖不敢窺其藩籬然或不為全
昧其涇渭者矣今日惟執事之文優游而條暢辭順
而理勝況滛予作者之門庭矣執事自述斯文則自
可輝今而暎後矣何必使拙者代刷而血指予若以
梓人之斵床足况之而指使衆工則容有此一道矣
然須略記起止年月山川形勝俾效葫蘆學士之依
樣如何如何患紙留而待之耳

答李咸悅 惟謙 辛亥

宗少還盛悅感德之意意謂真不負官名也茲拜伻書无用忻瀉也只所詢去就殊捧飢腹也此依舊西山麻霞之一措大爾以此隻手何能極濟百萬僵死人耶大抵 國命垂絕出與處皆死耳惟死得其所為難也未涯奉展殘暑多愛

答徐君石 漢柱 丙寅三月

病卧溪上聞聽泠瀧蒙此令胤遠訪仍拜耑書欣慰没量先正文字光甫在世時極道謝意矣惟此漢不宜作而作之故頗有物議云不勝惶悚然未知百世

後公議復如何耳示意前月趙汝常以書商量而去
矣未涯奉際春暮加重

答韓子尚 志遠

店人巧舌俾違於尺地時人利口使隔於千里實亦
有數存焉店人時人皆不足尤也即於魑魅之地奉
拜嵩札副以旅瑣之資仰認高義無以盡謝此二月
半間病劇幾死至今命延實是異事最是去海甚近
獰風日吹病骸甚不可堪雖使為羈鬼是亦命也柰
何柰何正遠只祝加慎勿爲何者之所得也

答李汝源 志遠 戊申七月

日者入出並失慰慶病人事例如是也玆者非意承
拜遠書知政況之適甚荷甚荷此尚未遣職病日益
劇徒負 聖眷死不瞑目爾旱勢復如此守牧之憂
想倍於荼蓼也比見守宰於荒歲多不軫念視民饑
死恬不為意胡寧忍此幸須預備救濟之資毋令一
夫塡壑至佳至佳

荅李叔固 埈 己酉十月一日

曽與貴胤入華陽水石昨纔西歸獲拜問書甚慰慰
思此間無日不病老境事甚可憐也貴胤相從已久
而此無以副其遠來之意其於課書之際每誦朱夫

子無欲速無貪多務其精熟等語以勉之若遵此節度而不已則庶其有進矣吉甫已成泉下人悲慕何及承自彼仍訪獎廬何勝企望然不敢幾耳餘希加重

答李叔固 辛亥五月十九日

意溯中丞拜違書甚慰此心第聞以染癘至於僮御物故憂及膝下真與戚魯衛也承別設賑場如郡縣程夫子所謂一命之士於人有所濟者欽歎欽歎此方在染熾之中而新命忽下當此邦命如線之中雖旁求賢德置之輔相猶懼難濟況以此愚陋無狀充

之豈不寒心耶此間人死之多至不可勝數而朝家
不知多小者正以里正畏不敢報知於郡縣以致上
下相蔽矣今見百卅人之示豈誠信乎於人能得實
狀耶此後無財可救則實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
與我皆無憾者也奈何

答李叔固 垈

今年運氣死了多小好人寒事不須言最是甑山同
春更何處得來雖知老病日侵悲不幾時而自不覺
臨風淚落奈何奈何非意遠承問書所示縷縷實獲
此心更沾一滯也此越自冬初入山蛭伏去晦訖訣

同春仍視初終而歸疾病大作方此苦痛萬事灰心
企恵来槀鮮球謝令胤見在何處戀戀

答李叔固　乙卯冬至前日

聞作獄吏謂有陰德繼聞歸卧海濵飽喫稻魚而禮
山丈亦且賦歸嘗謂古人高節獨萃於一家豈亦讓
帝之餘風也茲拜耑書滿紙縷縷無非醒心滌神語
也奉玩屢回如得拱璧耳徇洞之處我如元城誠如
来諭然元城終未病而此則自仲秋已傷於水土指
核而腹脹將作未歸之䰟亦豈非命也弟元城之不
病只一箇誠字而此則於　孝廟亦無誠自有畢主

貳宗之罪能免病死於瘴鄉也哉鄭老圃雜記未知
所記何事此則絕無洪筆者不過今日叔固仟書當
為三音始使事矣市虎之句來時逢急雨馳入於杆
城勿緇村良人鄭立家則書在柱上矣鄭云前年五
月有人非僧非俗若士若賊者書此而去云明年五
月復至云而今貴行如期而来者可異云尒其筆跡
不甚奇而上句則傾寫下句則倒亦未可知也只下
句所謂桑龜正今日之所當服膺者也在北時京裡
知舊書再被狗洞購取而其心腹耳目遍布中外豈
非可惧也哉或云其詩是鄭虛菴當于光時所作云

未知然否也文谷誠爲敬服石室先生真有孫矣擇
之誠可念聞其借館於草原以奉大夫人而渠則坐
在癉癘中以渠清弱何能支久也然徇意正欲其如
此也何可逃也佳味琮荀明春之示昂勝翹首而弟
不是易事也鄭老日記後便投示切仰

與李叔固

頃以謝帖付季泉回便想或登覽矣去歲書其時如
有復者而冗不暇也然有聞有見必加規警朋友之
道然也常感勤懇之意無以爲報也第權孫必不誣
以盱無者故常以爲訏也近竊聞之則其從兄之所

做出云矣至於家弟不受某人賻儀則誠有之矣其人與亡者爲從兄弟也非有大故則必不却其禮來者矣以此思量則可得其大略之約綽矣然非叔固高義與相愛之深何以及此從此有聞於人規責不倦則不肖無狀或得以寡罪矣祈望

答李叔固　己未元月二十七日

緬惟新年穾祛福至賛賀無已前書坐無便久稽修復慚歎慚歎寫記改呈李平澤深感不鄙之盛意而又叔固爲紹有不敢孤者故敢以毀字奉副而原紙略有曲折代以白者耳李泉安否如何常不能忘也

大抵今日吾儕天假好好閑時節或不能一意着書省躬以孤玉成之意甚可歎也

答李叔固

賦歸之後意想尤懸懸也忽此伻来奉書慰甚此漢去就寧有義意只筋力衰敗不敢任事而歸尒况爲賢者所議則其不賢著矣尚復何言只著愧以死而已且不賢者見非益見世道之清明左右何以爲慨然也好笑令胤所患何症憂慮無已殘暑益酷惟冀保嗇以慰遠望

答李叔固 甲子六月二十二日

孱當至今不絶常自疑恠果有今日事是知造物會
事蔑且彼言一一皆是始覺世間真是非終諱不得
也左右書來有怒髮衝冠氣像無異世揵時可謂踈
於察理也今日無可說只以戲語相酬酢亦可笑然
須詢其出毋或推波助瀾為也此病間才數旬而新
疪忽生於背坐卧俱不便立亦不能久勢將乘鶴冲
雲永棄人間耶旱熱如火心神惝怳口呼亦不如意
怒髮衝冠即南軒警朱子語非悪言故要用之耳

答李叔固　甲子十二月二十二日

行到水原奇穴下晉奉前月廿九恵書備悉多少示

諭慰謝不容言兒疾尚未全脫危境焬煎四箇月餘喘幾何憫極憫極別紙二種之說自入砥峽耳已熟矣愚迷之見莫適所從矣未也用病兒說行至 宗陵下脫服陪祭夕宿典農六日晩入問安則即家賜對對罷旋出青門仍尋歧路盖今日習俗白地造言以相攻擊故不敢頃刻少淹而 聖意必欲留在近畿故始為歲前訃矣忽聞四學封章請留蒼皇發行去夜歸稅疾病大作方此委頓未知前頭事竟如何耳餘祝新慶蔓茂

荅李叔固　乙丑六月十九日

利器遇盤錯方爲全人喜繼聞有章劾爲之駭歎郎拜委書猥豢去就之問足見詢蕘之盛心也勞水之冷煖飲者自知非外人所敢與且膝下方有維谷者而亦不能爲之謀何暇爲人耶惟臺扺極其隆重日後事恐不得如意快活也臺啓旋止者似亦知聖意所在也此裏痎中比患暑泄元氣都脫而適有先師文集上進之命方此揮汗校正精力恐不逮憂慮憂慮扇笋鹿脯珍荷竹杯尤可愛但無杯中物麤約可知臺啓可謂究竟好笑好笑

荅李叔固別紙　丁巳十二月十日

父子大倫豈敢旋成而旋罷也雖無禮山丈遺命義之不敢出也然我東有嫡庶之卞不待新兒成而重也自是孽兄矣然則禮山丈神主當以新生兒為傍題而重也攝之矣此則理勢自然如此矣但有一事相礙新兒未生之前重也便是承重子而以禮山丈前妣為母矣今者乃為新兒之孽兄則當以何人為母乎若因以前妣為母則是於新兒為前母之子不可以嫡庶論矣若以其所生母為母則不但父母異體亦於禮山丈及其母大有難言之嫌此則實有難處者矣非淺陋所敢輕議者矣

禮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今所殯既是家間雖小祭祀似亦不敢舉矣

答李叔固別紙

禮山丈後事誠難為說崔家事愚固于涉其誇爲得免乎秪渠自倡其母之醜行是可笑耳 孝孝宗初被虜妻離異改娶明有 聖教鑴穆輩雖棄如唾洟奈後世良史之筆何哉聞崔之所恃者鑴穆云亦可笑耳

答黃君玉玧 庚戌十一月二十日

緬溯中承此崗書謹悉侍餘起處勝迪且以君美孀

孤見諭旣深慰謝仍覺悲感之集也此頃日所遺宗今古所罕雖傾東海之波何足以洗其蟣哉 聖上旣燭誣罔之狀又賜慰諭之恩日夕皇隕不知死所耳當時君美若在其驚遑愍恤之狀當如何哉每念之自然涕下也此從今益思牢蟄不出門庭矣以山裏掾子亦盡將不免西歸老年奔忙殊非所堪奈何奈何孫兒先已歸懷矣

答黃君玉 庚申七月

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此朱先生

與及荸人書也今日事適與此相符故聊以奉識耳
書来並審侍奉之安又以為喜此得返鄉廬拜掃丘
墓聖恩至矣尚復何言雖是新阡纍纍語言莫通
此豈人情之所堪也罪戾之蹤不同餘人京洛之書
本不當作今於君玉不忍不破戒想能諒之也

荅黄君玉　辛酉九月

有便例承書喜聆侍奉之適此病伏深谷有朝不及
夕之意忽有校書之命不敢不盡心而精力已耗適
為掃壟之歸矣承碩受由下来久與相守可幸渠謂
清城大爺無促還之意云而不敢使涉累月資粮使

還矣聞其祖得家追典士林感動矣爲善之報固當如此而不遇清明之世能至此哉孫輩皆欽墨然能不以得失動其心則老父之喜當有過於得第矣

答黃君玉 壬戌七月

樞儀下來得拜惠書恭審侍奉安吉慶喜不容言此時所望豈外於此賤疾日就危殆此不須問耳兒子當初大臣并論於文元老先生子孫則已極惶駭矣况執法之論其意甚是以此辭遣事理穩當其於言者受賜多矣若來書所言不敢恭受矣兒輩之遣謹聞命矣秋冬之交當入山中若在此時庶可泚筆矣

答黃君玉　壬戌十月

来書鄭重足當面譚賤迹多舛今日蒼黃固不足道而惟是緣我冒入使朝著不靖是使人悔恨㐲老拙平生自家一箇身尚且奈何不下寧有相為謀之智耶承此示諭荸深慙赧也餘祝侍奉增衛

答黃君玉　壬戌二月

深山麋鹿之姿不足為人記數每於便中輒家問帖今玆姜吏来并受兩度欣荷之私冐勝云喻此時論恖之地尤難塞職然既匪鶉鱣無可飛潛只有隨分殚誠不負　君上任使之意而已此時粥已將半載

今則粥亦阻闕幾至肌脫極知来日無多也

答黄君玉　癸亥正月

有便輒得書足見眷意之無已且審新元侍下增慶攢賀已深此遠隔松楸逢歲增感砥台竭誠憂國擔當賑事衆怨叢集猶且不顧頭緒未半狼狽退歸其爲歎惜曷可勝言此亦時運所關奈何奈何早晩日氣温暖將不免一進青郊而相見未易徒增戀悵

答黄君玉　甲子至月二十五日

續拜垂書辭意勤懇令人感聳不能自已今日世道實難行身如令監與賤子形勢不同雖欲高飛遠走

得乎只有低人一頭退人一步無觸人道之患幾矣
清城遠捐舘舍普深驚痛而在令監益甚矣奈何奈
何先銘秋間病稍歇極欲草呈而来狀藏在山中故
請其副本矣今若投来或可偷暇泚筆耳　聖母練
日已迫悲慕益新若能赴班則庶可一伸情禮而疾
病此苦恐不得自力展轉殘次徒切飲恨而已

答黄君玉

問書為慰九日對時請勿以他事經心專一於所當
為者仍舉貿取北物事以為役志於此等至使大臣
被北搜檢藏諸懐袖得免爲足令志士𢣷意云云矣

昨聞大臣以無是事將上劄云故不得已引伏縮坐矣

答李叅議 世翊 ○癸亥十月

遠地安信遆得猶爲大幸况此聚粮之路專指惠書此意何可忘也因審初寒侍外諸况嘉吉喜慰亦深矣此以聖敎校正朱子大全老年精力甚有不逮者日夕惶恐時事不欲言欲與令監相對於水石間如有說及世事相與擧東坡大白一笑而浮之也此漢之体退非有他也只聖經明訓不敢違已寧有晩節之可言也令監可謂喜用好題目也尊李氏見在

何處未知猕否科場得失何居

荅李可成 商翼 辛酉八月

来書縷縷備悉凡百曲折田穀災傷實非細事宜左右之憂悶也唯是三加猛省一刀斷截等語所警於老昏者大矣甚盛悳也然一時意思易得消磨此吾輩之所共戒者也賤病一味彌留老而病病而死理之常也只得順俟而已賢徿暫雖衆趍之塗出就幕職宣好擧措耶但省覲稍濶是可慮也程子以屠牛爲無行粟谷重峯平生不食牛近日則宋子慎絶不入口克謹邦憲宣非士夫之常道耶承有見訪之示

肩任企望亦何可幾也

答李可成 壬戌

来書縷縷備悉雅意淵明之就彭澤欲以五斗米醸酒而見天真也今吾友則不見天真而反有害天真者相愛之間毎深憂慮今將賦歸庶不愧淵明之高致矣可賀可賀然上官題辞未見其至歲其視束帯折腰者豈不有間耶且淵明則既啟之後長臥北窓以終其身未知可成能辦此否快於前而歉於後則爲長官者得無竊笑乎此事須觀我生而處之如何此尚癈寢食元氣日耗前頭事不難知矣

答李可成　癸亥五月二十一日

戀中承書殊慰此心此來處江皋日與士友尋行數墨不爲全無事実惟孤負恩命至此日夕惶隕耳今日詬與亂本不足爲榮辱況此下流衆妄宜矣大規何故引筆惹此大鬧耶可難所諭山谷詩晦翁嘗謂之泣鬼神矣不意今日親遭此境也年饑無酒不必相念然猶恐大規甘旨之中或有一盃半杯回而破戒也好笑好笑

答朴立之長建　丙辰十二月十三日

記昔癸未甲申之間先令監臨莅永同陪遊水石之

聞犁然荷忘年之義或與尹都憲兄弟来拜吾母及
箕維楊與京裏諸生好成道峯之會展祠投壺甚相
樂也孰謂轉眄之頃人事變嬗遽至此也幸蒙不鄙
泠譜又矜傾宗垂以連袂之好則爲賜大矣茲於魑
魅僻處俯恵問札仍有所伴之物藏戢何可言此負
犯甚重尚保腰領　聖恩至矣他復何言夢聞時論
猶急鼎魚假息能復幾時也兒子其母病劇尚滯鄉
里家弟同其憂患亦且愆期矣来書留待其早晚耳
秋間令從姪来自鴻衙留旬日而去真是我師甚慶
德門之有人也

答崔善餘 世慶 庚寅

解携以後凡得兩度書病懷之慰不容名言即日侍奉外學況味未曾聞来在隋城尚未入城否此間宿恙彌留荊布之疾尚亦沉苦畏約度日耳新搆畧就趂寒入處此則旅泊之幸也市南竟未免過嶺茍保性命否每值饕風北来不覺凝涕盈眶想渠則素患難無不自得也魯城新被恩命雖云冷暖自知知舊之意不免相念也病裏整理栗谷年譜欲添前譜所漏別紙所錄幸博詢於人回便速寄如何所託先誌竢此事之畢冒僭試為也

與崔善餘 辛卯

三月溪潦勢欲漫天未委此時彩履外學況如何科場近想不免少擾項日禎輩之行忙未作書迨恨無已僕尚延殘喘皆 聖恩也修身謹行儘是仰祝之宗而荒頹日甚只自罪負而已聞書舘方印二程全書紙地九束姑先付送幸為畐之續當送致也用紙原數幸須示之

與崔善餘 壬辰

歲行將盡未委侍奉外學況如何戀用區區前東慰謝但䖋来若遲哉謝不時可恨俞兄家宥慶喜之極

豈直為私也何間出来云前固無奈今日顧言度日如歳也左右比讀何書書中漸有疑方有味也未涯際晤只增瞻想只祝新祉倍萬

與崔善餘

春序向暖緬惟侍歡外學況如何區區戀恩日益勤止僕病日甚只與兒為鄰昨因辭職冒陳愚衷諸友交止而滯固不聽未知於君意如何此是天理人彝之大以此獲罪所不辭也就中此間士友欲以活字印出朱子語類諸書已得若干斗而恨小聞君知有處云倘荷借送五六斗則庶可就緒茲借官便以告

幸冀堅付如何前日恵皆已承慰

與崔善餘

才作兩書想次第傳去实蒙吳上舍所封書傳至似
未曽故復此專報趙根李商翼諸人急走高靈人以
報洪學士疏意而欲觀勢為卞明之舉此可甚駭極
欲走一力以止而適奴僕無在者須急走一官人健
步者致此書且以高見止之如何洪學士疏中不及
他語云君之著語豈不便順耶幸以血誠告之義理
姑不論而利害如何也況禮意極精微今以齟齬論
議豈不益授其機括耶所関宗不細实竊伏聞 王

世子有痘候煎熬癈食也

答崔善餘　乙巳

温泉之别條已三月中間一月則霾雨所傷專廢食飲此月則老妹自京来敀者病勢甚重方此憂煎忽此書来奉悉縷縷之示頻覺窮愁之减也第彼中灾傷如此民事極可慮也同春自　上不許其敀故栻練已過而不得来矣承欲以朱子遺法為救荒模式極可歎服朱子條約雖多然其要則不過曰早行得宗住催勸分而已早行云者預為措置不至於無及之患蓋民已狼狽則末如之何也得宗云者凡檢放

灾傷及搜籍飢民無使有虗僞之弊任催云者凡公
私債負切勿催督也勸分云者勸諭富室使分其積
於隣并也以此數者又随才修潤則其庶幾乎

答崔善餘

遠承惠書謹悉縷縷示諭慰荷不能已堂記並家不
棄無及諸兄意受益多矣夢甑山仲季之意謙慎則
有之而不知古人無物我之道矣朱子則尚矣而下
如金濯纓所記廏軒可見矣況其主意一主於祝聖
則登是堂者孰無是心哉至如子仁之言則切矣朋
友相警之義無所不在然斯堂之義則非寓警之地

然必欲如其言則壁上下添此別紙所録如何雖不足言固不為病然改以固不須言如何兒時見癡軒記載濯纓集中盖引柳柳州愚溪而為說矣幸以此往復甑山仲季而復以見示如何兒子去就誠如来示聞渠已托於告謁而今明来到矣此今十九嫁女則少留數日復入華陽洞莊六㝍耳趙友為乃翁尤喜尤喜

答崔善餘 丁未

月初還至山中得見歲時問書方謀索便修答㝡即玆人来奉此專書欣荷無任況審先究益洗退榮又

加允我聽聞無不感動其在後承何以為心有些失宗雖不能安大綱是正則此何足深恨也此故處松楸廿餘日不堪人事煩擾歲翻即還道間重患寒疾昨以 冊禮史官來傳別諭而無計登途方此惶恐縮蹙耳極欲上疏請罪而前疏尚未徹批以故還就遅延尤切悚慄也聞色憂未已伏慮殊深方與衛甫對勘麗史提綱憾念疇昔暗淚時下也

與崔善餘 丁巳

送後思殊覺惘然大雪又下未知方到何處此泄痢益苦孫兒尚未敢若待問藥而至或得其效耳昨得

家鄉書以草廬書說話極多子仁又復諭及可知有多少事然故人情厚何敢疑惟不較為今日道理也所親諸賢亦不須推波助瀾則好矣

答崔善餘 戊午

臘盡春回懷想正深忽此書来至於嵩使細認其意無以盡謝此自前冬初所患痔漏極苦行住坐卧痛楚如割或有乞死時可謂命之窮矣此豈章子厚所為者信知其為達論也知曾有背腫喜今良已也夏間火色聞其極熾然戴吾頭以俟一斫之後狗洞之許多勢焰無復可施亦甚快事也此地卤歉特甚然

不忘溝壑是素來工夫只有拱手默坐而已今以善餘之不自給有此濡沫之惠誠非辭受之地而亦不能安也今得一冊子得見大珩纘男等事直令人灝天矣今纘男之姪鄭墉乃敢得志橫行如此奈何奈何壽泰兩得皆有斈否兟兟如螽斯是新歲之祝也善餘見讀何書今日人家子斈多拋冊子放曠度日善餘豈如是耶傾倒至此還增媿悚青陽韓南原所寓相去不遠茲有答書煩為傳致也

答崔善餘 戊午

前月廿六日書回韓城主行次得以承奉此無異合

席承晤極令人慰谿尊所聞行所知固窮安分固吾儒家法目下便可下手不然則只是說話而已時議耽耽久已不措意間任其如何而已鄭姓果沃川人渠是續男妹子而今與尹表裏其勢可怕然亦不須云云承有嘗藥之憂想已底有喜耳此外只有杜門斂迹修身俟死此為究竟法今日所共勉者豈在多言也

答崔善餘　己未

茲回宋君得見客歲十月惠書慰瀉之心不以遲速而有閒也即茲歲改侍外諸況如何此自去秋以来

宿疾頻劇幾不可支而至今綿延實是恠事然即聞貴家新宰方為憲長此漢之死固是不難而水北山南之人將為緑林新市之徒而駢首就戮矣拱俟之外尚復何言惟善餘則免矣此為可幸耳然勿以語人也宋君千里徒步其意可尚只病不得談話是可恨也

答崔善餘　己巳

啟稅病甚委枕痛楚忽此書来副以佳味數種慰寫不容言發行四五日微聞京報幾欲改轍還家黽勉遂至石室書院得聞章甫之曰我被罰者至於二十

七人之多不勝驚怕只望哭 廞衛於野次其間敦勉入對者累矣而終不敢入自東郊亟尋故路臨歲僅得還家私義雖安逋慢之罪則不可盡贖未知前頭事竟如何出場來時歷見打愚脉脉無言臨分只勉以順受無辨而已承有來訪語曷勝翹企

答崔善餘 己巳

見書慰荷此過嶺之行非朝即夕自 上已以遠竄命下而臺啓則栫棘亦不止此過嶺亦不可幾耳與若不復相見惟祈珍重

答郭汝靜 文溶 辛亥十二月廿一日

日者題鳳殆不能忘即見来書甚慰戀思吾以家兄
之病日夕憂煎今月自旬間往侍昨夕西還心事缺
然矣近事不勝皇隕鄙意以爲大臣任之不重其所
以自任亦不重則體統不立不可有爲而今之年少
輩摘抉細瑣以相侵凌而病其自任之重此甚不可
故頃於祈免之疏畧畧言及而曰以爲大臣非其人
則何不直請改之而如是紛紛云耳不料因此惹起
大鬧此豈初心所到哉當時心自疑之而無與商量
終不能自定惟誠身力心而不止矣自今觀之吾不
及誠身遠矣尹疏無路得見今荷錄示幸幸彼中事

雖靡来示心常念之実須晝夜惕慮無或放過則幾
実

答郭汝靜　癸丑正月初二日

来使忽傳惠書仍傳嶺外春色此爲新年苐一喜事開封躋下似覺沉痾頓除未知三神山瑶草較此誰勝也兼有洞庭黃香或乃鴻鵠含渡淮北耶並宜病口珎荷無已賤疾支離至此正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何與於花槽哉然来示鄭重兼且絳英零落已盡近當權行斥外耳槩也

答郭汝靜　癸丑六月廿三日

戀中見書慰甚嶺疏徹聞而驚怕來示又如此不知
措身之所也當初海尹以水原為可用賤臣以為此
七千兵馬都會處 先王常以為得力之地一朝蕩
祈必非 先王之意且慮其地平衍千萬世後必為
耕犂所及故首上疏章 聖意不以為然完南延陽
咸陵繼以力爭延相至於七疏然後始得回 天矣
至於 寧陵則尹絳沈相力主之賤臣則請用弘濟
矣海尹疏始主論禮之說其下所言無所不至水原
寧陵之說亦在其中諸承旨舉其疏逐條陳達而以
為告變請焚之疏雖不入而其說則一一上聞矣庚

子年寧陵已有罅隙自 上遣禮官下問賤臣對以
改封陵爲宜今疏所言專攻賤臣而兵判爲添入之
人矣昨者禮官以誌文事下詢而故倘使賤臣更叩
此事則當引張疏力辭之矣張是老悖不省人事者
粜裡兜人只借其名而已

答郭汝靜 癸丑十一月七日

久不相聞忽此書来欣慰無已今番 山陵遷改實
出於一邊凶慘之計而旣開 神穴則安穩極矣内
外梓宮光鮮如新如使我有伊川之忠誠則宜不排
衆議而爲勿迁之論哉顧乃畏忌於凶慘之言而泯

默無言泒負　先王之罪大矣以故畧陳自罪之意於留疏矣衆口之噂㕇固已料之矣　聖上亦不俯燭微情昨日批辞多有皇恐之教此後繼起者非但郭姓一人而已也郭疏則曽不滿一笑然足爲時輩之赤幟矣此後則雖或爲　聖主一言其可得乎故於傳批史官之啟無一字剩語只有席藁待罪之意耳前伯之米處之何可不分明耶當從渠之指揮矣吾則已定不用之意耳

答郭汝靜

意外見書知賢姪病危向差驚慰兼至此間所患比

前有間而食飲則尚沮回甦未易問苦問苦金態不忍正視此在渠輩稍有知者而今乃如此寒心甚矣

答郭汝靜　甲寅八月二日

僅到水原山所疾病大作方此苦吟忽見專書驚慰無量行抵竹山則本府馳報而方伯八　啓未知將何所底至也南大諫遠竄珍島金萬重復入牢獄天怒日以益震中外喪氣大學將陳章旋亦還散而聞嶺人輩屯聚城内復上疏云矣吾病猶留有同去冬前進未易而日見京中知舊書則皆以退在為咎甚矣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金持平寬氏同參於

臺啓元禎輩大責之且勸以亟論余罪則答以暗招都哥而發此此實小人之事不忍與之同事元禎輩力攻之故金郎走還云矣蓋細聞之自去冬鎬也啓必往来福家謀議此事註解經傳之起於渠說者入内而以動　聖意然後許與元禎經營於外許審知上意之已決敢然後便即決敢恃力辯諸宰如金相兄弟户判有悲辞苦語金領幾於涕出户判則泣下其短許謀者則莫不笑之許又言鎬知於諸處似若不知鎬謀者然其情状不忍言矣

答郭汝静　甲寅十二月十七日

一宵連枕未盡累月積阻之懷送後思依然忽此奉書慰豁何極所示真朱子所謂一番光鮮者也金相謫後吾以根本安坐甚為無義故公除後搆一疏請罪旣寫淨本而郭疏先入故卷以下来矣今此正是機會並與此疏而投呈請與李生同窺似宜矣且輕重間受罪則心甚安而事可定矣令意以為如何諸紙依還

答郭汝靜　甲寅十一月十七日

見書知有所苦奉慮無已此亦泄候尚在苦惱甚矣近事昨有一官人自楊州来傳塗聽而不得其詳方

用𪏭紓今玆見示皇怖益甚也金掌令疇作大疏極論吾罪張宰見而大驚以死爭之而止然此人終必不已　聖上雖欲護賤臣亦不可得也

答郭汝靜　乙卯四月四日

吉祥觧攜回成千里之别每念昔日遊從之樂不勝依依之懷也忽於此時遠奉問書如得天外消息喜不可言此地圜以嶺雪至今没脛而海風日吹以故宿病新恙交劇互攻二月間幾不能起今才少延然豈是久長之物只俟造物者處分耳曾因沃洑有一書奉賀　恩慶早晩當至矣只朱子於黨禍時每戒

親舊以才露迹遍以為彼輩之所攬此不可不知也閔台兄弟皆在忠州時相問否華陽守齋僧徒韋曰梁山僧招至勉以勿去謹守書册之意如何其中多有　孝廟所賜故晨夕不能忘也

答郭汝静　乙卯七月三日

得見来書慰瀉倍增吾之所遭料之已久不須驚也此後只有一事此宗賊鐫之日夜所甘心者然亦莫非天也渠誘訹　聰明驅賫其徒以撥禍機之後始為緩論要晩後世之譏然雖不見其肺肝也吾始謂未及中半頗仆道路幸而得稅而困悴未舒長委枕

席然外冗不全故時得者書是則稍愜於心耳今正
以此閒居須收拾諸少斂之於詩書勿使放浪至佳
至佳

答郭汝靜　丙辰十一月十八日

書諭憊悉此曾患暴下之症幾不可支吾幸而得藥
而聞老婦垂死可勝焗悶與龍觀禮莫非令之風聲
可幸可幸川谷事事係斯文雖不可已至於削罰纘
男餘孽恐非知時識勢之道也雖曰正論而憂無已
也興龍時得見其台兄旁詳陳延豈曲折否曾見朴
明欽書則以此台之患得保性命云諸君想亦同矣

檜書亦報無恙而問以尚書疑義矣泮宮通文尤不
知其可也聞泮中乖乱作一醜穢之塲昔年有柳秀
芳者著書謬辱孔聖而見逐於泮宮不得謁聖今日
則反受其賞矣如李褒之孫則大醉而大放不槩於
不敢言之地而尚為掌議又以詆斥朱子之尹鐫為
師長則尚可以為首善之地而與之通文耶亦不辱
乎雖或為之彼冒與之酬酢也耶

答郭汝靜 已未四月二十日

知有今日久矣不足言也惟子慎思之腸裂古語云
不榮幸生不悲義死此宗今明道理而今日不為詬

詈者鮮矣死者有知豈不竊笑於冥冥中耶惟宋書
大以為榮令人不覺起立也非有先德之卓然烏能
與此然滂之無從亦徒滂而已顧其終事恤其妻孥
非令其誰辦此如我不暇悲渠從遊地中夫豈多乎
哉

答郭汝靜 己未十一月五日

多少示諭甚慰寥寂此泄利甚苦必是土祟勢也奈
何彼中愍恤之義極可感戢而亦令人不敢安下輩
尤可謝也霄壤於邯鄲者固已料之耳曾在三山顏
奴於明殤輩矣西化事巧且慘矣果是洎事則必與

鏞輩相議而發者尤可怕也往復諸文備悉矣　聖

心覺悟之前彼輩之蹻蹻當日甚一日矣在我之道

只忍耐而已奈何須與同志相勉着書省己退迹古

人至佳此爲尙屬自己事也子愼遺蹟見之不勝沾

臆卽與孫兒錄取旣訖而猶未卒業後得的便當奉

還原本也第此本亂雜須分付少輩勝作一淨本深

藏之幸甚近得李師命一律極以爲喜亦可以慰九

原之䀡矣然此言若洩則禍必及於李矣千萬閟之

別紙

宋平昌與鏞連家自少不相樂必稱尹鎭也初名鑌故

而不字焉故其兄士徵每規之而不肎聽比數年前乃與鶴嵆相好蓋見鶴之昏夜奔走將有所為而然也心常鄙之乙卯歲答其書中心不自忍詈以屈原事諷蓋屈子有長年度世之頤而朱先生以為屈子此言不堪時人之妄作欲見如何出塲也蓋彼始睽令窆以利合者終必復揆故欲見其將如何也蓋亦曰其書有欲死之語而戲答之而其實則諷之也所謂征伐不如揖遜云者引用邵子詩語蓋邵子以杯酒相歡比揖遜以碁局相殺比征伐故以諷其推委而不治斫伐丘木之族人也今彼輩得之以為奇

臂者蓋橋山是黄帝所葬也而吾宗先塋在板橋山故自昔每去板子而只稱橋山實可嫌而因循用之此則吾宗不察之致也彼輩以屈原事謂之泛指時輩以橋山二字委之於寧陵（蓋臺啓以寧陵事爲一罪案故也）而以揖遜征伐字轉作凶言此非必西化之所能也原書間間割去使不成文而只存屈原橋山征伐等字此實義濟潛窃錄取鄙咨金相書以去今以入於臺啓之手段也以此知今事之亦發於鏞無疑也然亦任之而已昔夏竦欲陷石介使其婢習石介筆蹟而僞作石介書爲謀逆語此古今一轍何足恠哉今欲知

曲折故聊以此為報覽後火之

答龜書蓋聞扳擣山先塋於今亦先塋也被人斫伐幾盡而宗人時中最甚焉乙卯吾呈單于門中請查治之時龜為門契公事旨互相推委而不施焉蓋時中不為堪心故也其不堪心亦有曲折吾家奴子犯之者多目今山直是吾家奴而至於潛隱斫賣又吾家少輩時或有小小事足為時中執言抗拒之地以此蓋知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之訓為至論也吾答龜書頗不能直截以責而只以緩辭微見焉今乃因至於此真所謂人生萬事無不有者也

愚答龜書君下割去處似是君子時中也猶謂之下割去處似是猶謂伐丘木人不必治之云而不能記得矣好下割處明是笑字也誠甫書謂原書出於懷鄉原書既為洎之偷去則豈復有原書耶或是能誦全文者追錄而謂之原書耶試審之如何此事所係極不細矣反遅者必禍大矣今日陽變固知原於壖家矣張判書浄之生時慨然於槽革之竄書中有凶壖語矣其凶死而猶肆可痛可痛

答郭汝静 甲寅十二月二十七日

恙中見書為慰如何某人吾於渠父本無讎怨有何

可復之事乎只傳會時論乘時取色此何足恠耶十八日即 光罷職之 啓厭後加律之論回鄭判府劉及李大諫押任正言弘望朴正言元度立異以致遷就然許大憲處置措語極峻將不知止於何地耳時有以臺啓見示者其餘則全未全未昨權惟自京歷過但言洪諫之病前日來示豈誤耶可訝

答郭汝靜 丁巳九月二十三日

意外見書欣慰無已此間事不足每形於筆時論莫知端倪雖云停啓尤不可測只可置之度外也思來禦寒之資雖為甚幸而第慮書院物力想益凋殘此

物何處得來殊為未安耳禮伯嘗以為有守膳大人也遺此小事何其拗耶須與誠秀輩慰諭而激礪之可也士乎深可慮然莫非天也嶺海之外豈獨死人哉使渠雖在家遘疾命短則亦死矣世人識見淺短難與語此等話也院事受侮理勢然矣亦何足恨也惟所執不失於正則可矣

別紙

中漢癈朝時為吏曹叅議　反正後廢棄而死無論臣疏與否而其付托臣論則可知矣然必欲詳知則近則李袁秀彥遠則三陟也李袁處孫兒作書以送

須專人以致得其答不必專人送此也三陟則間以
其兄坐爲縣時事被拿上京云而亦未的知見在某
處如或聞知所在則當作書而問之矣然恐未易也
丁卯胡亂昭顯分朝住全州時先君被申政丞欽所
邀對坐談話間諜刺入來先君避而不見其人爲恩
以此亦可知矣

答郭汝靜 丙辰十月二十六日

非意獲奉札中書慰喜何極此所患漸苦悶不可言
昨纔作書說及燕山護喪致奠事矣今來示如此可
謂暗與之合矣畸孫依教而吾病不能商量可歎然

告訖請於主人即焚之勿掛人眼可矣家弟家葬事聞來驚慘無論曲直而此時與人相較豈是穩便此時雖奪我手指去何可不煩耶燕山護喪事與可往者商議也趙匡漢則渠當自行也

恥獨為君子蘧伯玉之行也燕山事適之朴益茂諸人如何吾則煩不能也

與郭汝潤 文浣 丙午三月十八日

相阻此文意思可言弟方在待罪中此外何有聞彼中少輩欲為辨明之舉此甚不可矣雖犯不校此士子常道且使我無罪則 聖上自可臨照使其有罪

則明伏刑章又是道理今與彼相爭益其紛紜此豈所宜無乃貴徧諸公亦為此論耶如或若此則從今日更不得相見矣幸以此語諸徧及諸為此論者如何曾見欽與槽皆說此意而聞懷鄉一二人有鼓動其論者若聞風起意則極不可極不可貴徧不利科場利器誤時豈非玉成之實耶

答朴景初別紙 尚玄 癸丑二月十七日

日月五星之運先儒及曆家說互相不同蓋以順數逆數之有異也橫渠之說只是文字簡高使人難曉然其意則以為日月五星皆隨天左旋其所以隨天

者天之運行甚疾故日月五星雖右旋而不免隨天左行蓋天行左旋一息萬里則日月五星雖一息右旋千里其隨天而左行者九千里㝍然則自地上見之豈不常如左行乎天之運行若不如是之疾則日月五星之右旋者自地上可見㝍張子之意蓋如此未知自高明見之復以為如何也毋予後當奉聞而條上也

答朴景初 癸丑四月二十九日

便中忽奉問書慰荷無已此喪禍頻仍疾病乘之真是儳死如紙者亦勢也柰何仍蒙復賜下詢此等事

令世未曾得於人而獨於尊侍見之其開蔀於昏惰者多矣幸何可言猥以别紙批呈因以求教幸於便中回示可否如何

與朴景初　丁巳四月二十七日

時烈白私家不幸老婦奄忽棄背遠地聞訃悲悼不自堪忍節届初夏未委尊學履如何見讀何書想有日新之功而恨未獲麗澤之滋也昔者猥蒙以文義相質雖不敢當而謏聞之受益不淺矣比年則未也豈於經傳諸書悉已融會貫通而然耶然竊于以能問於不能此大公無私聖賢之心也正不能不以此

有望於高明也玆聞斯文大雅絃歌于仙鄉甚爲諸君子賀也

與朴景初　丁巳十月十四日

未見顔色願見之心常切於中而不可得則悵然而已今蒙令胤承命來訪吾人典刑於是乎得之矣既而相與講討以袪鄙心之所疑高明之學問於是乎復得之矣此生何幸有此奇會耶晦翁謂屈乎有長年之願者是欲見時人妄作之出場愚之所願則不在於彼而只在於此矣區區此意想高明有以默會也此外非無所欲言者非所敢而亦非所宜故不復

贅焉總希神諒

答朴景初 丁巳十二月十五日

令胤歸後向逢倍切第其見時所與講説謬誤多矣想於晨昏之際或以奉達則庶幾因得證誨矣今茲書來只以前日之所往復者下示宜令胤所達有不足商量者耶譜序軒額陋拙甚矣猥蒙寵奬槩切赧汗中和之義又以呈質冀聞至論幸須因便垂誨望也

答朴景初 戊午三月十九日

瞻仰常勤只恨湖嶺夐越間問亦不得以時則只有

嘆嗟而已茲於官褫承拜初二日垂蹄極慰卑懷殆
若冱寒而濯清也外間囂囂任他鼓蕟只讀書窮理
修身俟死是自己實事而老矣心弱氣不從志顧瞻
日月但有慨歎也示諭趙疏闇渠非得已只子光之
後身力主而然矣然是天也奈何奈何

答朴景初　庚申七月十一日

遠承隆翰累紙皆盈奉讀洒然怳然親叨下風也惟
伊川考亭之云不當用於今日諸賊失刑之說只宜
問諸水濱罪戾蹤跡皆非所當聞者只是存沒之感
隨處涕零果如來諭而最是糟糠之念愈久而愈深

也未蒙之旨朱先生常以爲樞要者而今無異同之
説自幸童觀偶甬不悖也恨不得長時對業以質所
疑耳弁長者常持承重之服昔年一家之人幸意行
之尋常以爲無所考據也昨者偶見先正之論亦復
如此未敎所謂出於天理之自然者眞確論也至於
正蒙天左旋左字之誤竊恐未然蓋正蒙主意只在
地氣乗機左旋故以其謂天之左旋者爲麻論蓋以
其未能精思也大抵此條之意以爲地有機而能運
恒星河漢則太虛無體無以驗其運動故謂天左旋
者是未能精思之論云尒非以天爲元不左旋也鄙

見如此章更詳證而回敎也

答朴景初　庚申閏八月廿七日

諸友與令胤聯袂投止仍拜下狀謹悉霜節動止珍重旣慰且謝無容盡說時烈痺癘餘毒至今爲患兼且六七年積滯人事一并叢沓以故冊子工夫全然踈脫餘日可惜一斑難窺回首茫然甚不自聊也令胤甚可尚程夫子有少而好學固可愛而老而好學尤可愛今日兩可愛萃於一家眞是罕有之奇事也然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小墮因循卽成脫空此豈非吾儕互相責勵者耶相去驀越承誨無期引領向風

但切馳神

答朴景初　壬戌三月二十五日

仁里諸君子聯袂遠來因承惠書辭旨鄭重有若以此漢爲有所知識者然既感且愧無以爲言古有千里神交者細讀來書似以未嘗識面爲恨者然若愚之孤陋者則尚以猥承問難有所警省爲大幸耳前歲録示一冊時時潛玩不敢以示人者恐人之嫌於翁季録故也惟鄙説之疵謬者漸露其根骨而來意之疑晦處亦窺其肯綮此録之有功不可誣也適歸故土此録不隨以來故未得證禀此爲可恨耳士述

墓草屢宿每思之酸噎今見其遺翰愴悌之餘不勝
慰喜第家有拘忌不敢挽住只增歔欷也賤疾經歲
彌留自知終不可爲矣来托松楸有畀命之計人生
到此尚復何言餘祝倍加珍衛以副遠誠

與朴景初 癸亥九月十日

比来聞問久斷區區慕用曷可勝喩即日閑中起處
何似前日往復數段果不悖於理否此漢全無實見
只攄程朱訓說如畫葫蘆雖無新奇可喜者而其視
師心杜撰者則或似寡過矣竊有所懇 聖上喜讀
朱子書深有不同時之歎昨令賤臣者修正所有大

全劄疑以進此書盖於昔年海上時劄記其所疑遍
質知舊積成卷軸然諸說同異俱收并蓄合有去取
而精力耗竭兼且難可獨任已見以累 聖學留念
令胤數年必大進益切欲共成此事幸命暫許來會
以幸斯役如何如何若以乘率爲難則此雖貧儉當
與津送并望下敎如何

答朴景初 乙丑正月晦日

去歲冬初忽聞孫兒在砥平疾疕而其主人李尚書
亦在京無救護人不堪老舐之情冒寒往赴既至則
峽裡安靜可以觀書荏苒之間 聖母練日忽至又

聞　上候違豫不輕臘月初五詣　陵下行　練祀
翌日晚詣闕起居即蒙賜對對罷即出國門仍留住
水泉蓋　聖教不欲其遠去而又水泉是壽藏所在
也死則便埋其事甚便故始爲遲留詐忽聞京中章
甫上章以朝臣大學不願留爲咎鬧端更起矣不敢
小淹即歸鄉里轉入深山蓋鄉里亦以尹事紛紜心
甚不便故也常竊歎以爲晦翁嘗曰鄉里雖窮寂却
無閙是非甚可樂也今之鄉里何若是不樂也今以
祭祀略歸鄉里忽於宋君行承此患書已極忻慰況
蒙不鄙許以講論理趣此非問寒暄存死生之比極

令人心惶而意幸也比聞四學諸生爲衆翁分疏酷彼翰院謫罰大亂已作矣蔑貞之端已起矣此間章甫欲爲四學爭下如此則焚坑之禍廹在朝暮矣愚力止之以爲知時識勢亦程子明訓如此不已則將無挾書之人以至於衆翁之道無傳矣此則欲扶而反害之也未知其相信乎信不信間此身已奈何不下矣亟欲懷書深入枯死於巖穴間從此信息益遠矣極令人悵然也塞竇因舌久矣今日士元書略及此事有此云云猶犯言遜之戒惶恐惶恐

答朴景初 乙丑三月初吉

迸伏窮山疾病支離惟是一二士友不相棄絕相與
從事於文字間自揣賤分優幸已多不料士元跋涉
累百里來叩山門投以惠書存問死生之外要與商
量義理此尤非愚陋之所敢當者欣慰之餘還增悚
息世道不幸黨禍大起無狀姓名累出於章疏間跼
高蹐厚不知所稅之地也蓋彼此相激駟不及舌而
一隊人衝口而出者皆歸之老殘垂死之身其在軟
地雖不敢辭而內自循省亦豈無自招者耶蓋自賊
鑴力攻退栗諸老先生而上以及於朱夫子肆然無
所忌憚至將盡除夫子註釋而自立己說遽然為成

書以示於衆一時靡然從之以爲勝於朱子轉相傳錄猶恐不及其不然者例遣罪斥愚不量其力之不足妄加觝排而并及其黨助者言多不中以激衆怒雖曰亂賊之人不必士師誅之然龜山所謂一盃水救車薪之火者不亦可笑之甚乎其黨助者既衆而勢焰薰天然後乃作大禍而以愚爲之首雖困極海上而顧其初則實出於爲世道鄣橫流則九死而不悔矣及鐫伏法之後其平日尊崇之餘黨不敢言而敢怒而其怒叢於此漢今日紛紛無足恠也猥蒙知獎略此陳聞悚仄悚仄

答朴景初　乙丑四月三十日

節届天中緬惟靜裡起處珎毖第未知見着何書必有日新之功而遠不與相觀之列是用悵歎也此衰病日加虛過百年正犯邵先生大戒奈何奈何日前賢胤歸所禀継善説不至大悖否大抵讀書不容不踈着来意味深長若被纏繞解脱不得則反無理義悦心之意矣莱令比與家甥有秦晉之約從此益成契誼則弊門之幸也

與朴景初　乙丑七月十九日

今年旱熱曾所未有緬惟清凉境界震艮泰亨朱先

生學問老而彌篤此固聖益聖之實切亦知凡人愚益愚所由也吾儕今日所當警策而如愚者疾病沉綿筋力耗竭真如老牛之鞭不起柰何柰何未知見者何書所疑與至於無疑者果如老先生所詔否地遠不得受益於懿文之地徒有企想而已家塲今與某令結親從此庶有承誨之便良幸良幸茲因其行略此仰伸

別紙

聖賢之言各有所指今以天道言者强䝉以人道言者看則彼此相妨終無可一之時矣大抵程子之學

出於濂溪者實多大極圖說先以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布排然後折轉就人道上說其曰形生神發陰陽之象也其曰五性五行之象也其曰善惡男女之象也其曰萬事萬物之象也至於程子有以天道言者有以人道言者然天道中亦有人道人道中亦有天道正所謂玲瓏穿穴無往而不相值者今來示適融聖賢之說而亦有間架之別前日紛紛者從此而可止矣幸甚幸甚其曰不容說者指其未發時而言也非謂人物未生時也云者正從前鄙意所在也豈朱子所謂魏徵獻陵對者耶好笑好笑

答朴景初

前者猥蒙不鄙屢賜往復平生得此於人者鮮矣何意臨死乃有此幸會也至於荀彧自殺係濡須筆法有徐究更教之諭尤幸尤幸彼中有綱目書法綱目發明此二書耶似有明卞之說矣

答朴景初

丁卯九月廿五日

曾因洪陽便承拜惠書且有俯詢經義數條深荷不鄙又仰好問之盛心只坐無便不能仰報則尋常有歉於心即於院便復蒙垂札恭審秋涼尊履佳勝慰謝無至不能自已此衰病日深死期日迫自歎虛棄

八十光陰深得罪於聖賢遺訓也加以世道逾壞前後立懂以扶大義之人並見譏訾窃不勝寒心不敢入對而略明義理之源以謦欬　聖聰矣不料衆怒帽起醜辱萬端其最甚者雖被竄謫而其可畏之勢有甚於前目今朝著氣像有不敢言者恭室之憂可勝言哉相去遠甚未有承晤之期只祝倍加珍衛以副鄙誠

與朴景初　己巳二月廿八日

講服德義積有年所矣　蒼皇鞍韉之餘獲拜顏範自不覺皎厲猛起之氣消鑠於胸中甚恨登炎之晚也

鄙行已倒海口朝夕當越層波音耗從此隔截回首雲山但有惘然之懷而已餘祝倍加保重扶植斯文之一脉不勝幸甚

答奇子亮挺翼 庚申

去秋蒙賜問書已荷不鄙之盛意兼以赤發之說見示若將與之講質者然自知無以獲此但有愧悚而已厥後一向無便且有遷居等事闕然不報忽被恩名而或以涪翁西監之義相勉此可以借為依據故冒昧出脚謝恩之後旋尋歸路忽此 國哀仍受誌文之命滞至今殊非始計悶鬱度日耳此時復辱遠

書仍知學履平善區區慰喜不容名言別紙所諭略於小紙申禀所疑倘賜證正曲牖此迷惑則何幸如之大槩中庸首章朱先生既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竊謂此於子思之意發明極致無復餘蘊高明於此更欲先生復著何說乎此愚迷之所不敢知者也苟相與之深傾倒至此還增悚仄

答金礱巖 戊午十月廿五日

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只緣蟄伏深山無由得近門墻今則待刑屬土僻左尤甚兼且畏約絕物則影外事

一不相管矣不料高明先辱以書禮意勤縟自揣無狀無由獲此則只有媿悚於心也第有一事自朱夫子以後天下義理無有不明後學只當傳誦其書服習其道而如愚之蒙陋鈍根不能通曉其書則況於其道乎既不得執册於明友間講問其所疑則終於墻面以没其世故不免隨手劄記積成十數秩已以若干編往復於文谷相公及玄石朴友（名世采字和叔）以開排憤者多矣今欲奉質於高明而草本暗黙又易紙未易故今不能奉況甚以爲恨也早晚當值幸會則終遂此心幸賜剖折以牖黑闇千萬之望也

答金磻巖 己未三月日

去歲一番往復之後久未聞起居之詳緬懷德義徒有馳想忽於南君行承拜下狀雖喜憂中之整暇而惟禮恭辭謙有若門弟子之於先生長者此非某之毫分所敢當者則惶恐踧踖愈久而愈不能安也惟是理義天下之公無間於新舊近遠之分則庶可以書疏往返質疑證晦以開其昏塞以收桑榆之萬一矣邇聞大禍忽迫死生在前區區此心遂將永孤竊不勝慨然也朱子大全令人之知有是書者鮮矣況望入其中而求其理乎某自少窺覰而竊喜之者来

看去疑晦者甚多處幽蓄疑不勝憤悱遂不免隨手劄録求以質於明友積成卷帙名曰問目夫不知者誤以為註釋傳說頻頻心極不安也茲蒙尊侍下索此正就正之有所実謹以二冊呈納未死之前倘蒙證教何幸如之而恐無其日也惟孫兒疇錫終始與共此事幸細加雌黃還之此孫不勝幸甚

尤菴先生後集卷二十五

書

與李丹城 垾兄弟

時烈猥蒙先府君知奬契誼之重實不尋常前夏幸得聯枕於神勒道語平昔仍教以精神氣力不甚減於少時窃瞯言語起居寢食果符所教意謂當復享許多年壽矣豈謂拜違數月之間遽而承訃也義當匍匐往哭而非但老病垂死罪戾之蹤不敢遠涉以重其指目以此終辜此心未知僉哀能諒之否

答李垾 兄弟問目

凡士大夫家葬禮雖遵國卹因山旣定之後則似無所嫌云故已卜葬日於今月二十五日未知如何國卹中無禁葬之令而在西時士大夫家多有來問者是未可知耳故相李公浣家九月行之是必朝議然矣

答柳景明 燀然 丁巳二月五日

二千六百里行役非景明其孰能了當不惟高義之可尚而筋力亦非常人所及不勝欽歎也玆者院便來傳惠書辭氣筆畫視以益健不知用何道而然耶

欲問真訣而不可得耳草廬書之示此等紛紛正如風聲之過耳草廬苦之之云恐非實情豈有長者聞少輩之言而自撓其胸中也所謂少輩未知何人而為何等說話也鄭督郵堅忍飢餓自其先法何足嗟勞惟休官不早竟遭困辱而上及先世此則愚之為謀不忠之罪也追恨何及於此益歎涖也之不可及耳朱子大全看来看去窒碍處甚多故隨手劄記欲質於明友而已景明乃以浩易為言何其言之不審也悚仄

與柳景明

閔君任重早晚當傳答書矣其書頗不欲覼縷者在故未能答述一二想致疑訝矣自有此事以來絕口不言掩耳不聞只有哀矜傷歎之心而已今在知舊只合消磨打疊以冀其萬一無事矣何故屢為提起以為縱風止燎之舉耶此非平日所望於景明者幸須從此非惟不挂齒牙亦勿置在心懷間如何久有此心而此便甚的故略此此書亦不須頻以語人也

答李鰲川 世章

時烈白不意遽承尊叔父公州丈就世之訃驚怛何極只以罪戾之人不比常人不得奉書以慰茹恨而

已忽蒙此際耑書垂問致意勤厚感媿交并無以爲
言種種所托竊想未聞京報而有此也方待命坐不
惟於義有不敢及此又方處置家事尤不可他及也
惟来意有不敢全孤只寫表額且改鉄嶺歌跋及表
陰誤處以納有明朝鮮千百歲後以此徵據不可不
書也公山丈要於餘紙書字以還此李高靈所傳也
令納七丈可傳尊良從也尊良從處曾未嘗以姓名
通古今不敢作書以慰可謂孤負幽明矣兒子見在
懷鄉時未及來會耳

答南咸陽夢賚別紙

權處士墓表當時尠知僭越而亦不敢孤来敎之重牵强草呈以逹取舍之命矣玆蒙俯布之意則寵獎浮實又執辞過謙愧悚罙增同知所措也仍蒙指示疵類使畐其新此又以見仁人君子用心之厚不但爲一字之師而已敬佩之深復不可勝説謹依来敎改定而其外點化者亦斅處盖當時手忙脚乱全不仔細小學所戒忙後錯了者曾不服膺故兪悚息悚息草本並行狀還納其草本後因安陰便还投或别謄一本以還亦可盖家不留草故家兒輩欲得之耳酒果銀口感領不已

與曹天安敬彬

秋序已窮緬惟尊政況如何懸溯懸溯令季南歸無事得税否深以為慮先銘疾病憂苦今始草呈其取與捨惟在諸尊範圍耳昨日金家諸人委来深谷而適患寒疾齒痛兼發兩頰浮如懸匏非但痛不可忍以此顏容强對賓客實甚褻慢故終不得相見而只遜謝焉然私心皇縮疾勢倍增彼諸人豈能量此間實狀耶不勝悚仄也且見其所投文字則尊姓名亦在其中尤為未安也第其指意欲不待訟辨而徑先改葬夫訟辨雖非得已而誠非士夫之美事也雖湯

武之干戈尚不如唐虞之揖遜則今日事豈非盡善盡美乎聞諸人方鳩財力欲以季冬舉緬禮夫兩姓之並葬一原已過周甲之久則數月之間寧不能相待耶昨者誠欲出拜諸人再拜而稱謝且陳不敢不相須之意而病未能焉迄玆歉歎也尊如見諸人幸爲愚詮致此意如何

答趙雲老景望 戊午除日

睽違六載一味懸溯不謂蠻蜑林藪有此故人書札也苐審曾抱西河之痛蓋惟不佳運氣一齊流行不獨一家爲然奈何奈何此於去年哭老婦喪喪制纔

閱長女又以訃至至痛在心久而彌甚惟時論日急身病日深悲亦不幾時矣以此自寬也承欲賦歸此時啾喧無處不有鄉里亦非所樂只有非鱣之歎耳恵貺良荷眷私来紙冒昧染還一覽而投水火如何恐人以為病風亦慮主人之拍罵也今歲已窮只祝
新祉亨叅

與李善長 亨稷 己酉

省式懸念甚切而相聞無路忽逢姨弟細審彼中事又知哀候支勝慰不可言第聞襄奉之日尚未卜定憂慮無已權葬之非先賢已言之故尼山尹持平亦

於四月遷葬而須待八月蕟引矣山運雖或不吉而
聞日家之說則大吉星所臨之日則無不可用者云
須廣詢於京外從長爲之如或終不可云則勢須於
歲末偷時擇一日最吉者似好盖久未葬雖似未安
然朱子遺葦齋葬經年始葬況哀家則已蕟引至山
所則與在殯有間矣未前往省于慈夫人亦禮之所
許也凡此須商量處之如何

答李善長 丁卯

即曰沃川營將聞城主將未免回仍其在城主憮然
何拯然一州之幸則不貲矣李生帶下書以來謹悉

示諭美文筆元來俱拙而又值病苦尤不成貌樣文則須示疇孫使之潤色筆則示之其父如何是所謂父不得而子祖不得而孫亦可笑也只祝益加精神使治績日起千萬千萬

答韓子劉 如玉

別來經歲春序又暮一念何嘗不在左右茲於遞褫遠奉來札如接英音頓覺沉痾去體耳此病餘寒尚未出溪舍豈料衰瘁遽至於此耶自憐而已所示塡壑之患此志士之所不忘然亦便稍存食力之計勿向人作寒乞之色則亦是養氣之一端也如何如何

何相見無期春寒多愛

與韓子劉　丁巳六月二十七日

伏熱方酷未知起處如何傾溽無已此中病狀不欲每煩筆札弟聞時論益急在此地上知無多日耳禮書始謂予劉私自辨得印事竟煩官司殊為不安然正欲其速蓋於掃塵之役甚切於忝互也弟恐朝著人聞之以為鼎魚不知即見糜爛而為此着書計活也餘祝加護

與韓子劉

入此重溟人世杳然故人容儀只勞夢想襪聞安信

何慰如之第未知緣何而得免溝壑得免而常不忘此正今日相勉之要道也此史恨不爲士大夫也

答任知望別紙　戊午二月二十四日

擇來三紙可見其食甘必爭之不誣矣只有驚心而已奈何奈何嶺疏去月廿五六已大會善山云想已發去矣此漢殘命可謂頃刻間事矣眞劉元城所謂死無難者也終蒙臨顧則何幸而此事便有利害故愈親而愈不頤矣然諺云俎內不㤼刀矣莫若以是相期之爲愈耶

答朴學李致道　乙卯七月二日

乖違顏色已經年歲常意夙夜朝端周旋世道也今茲稧中遠承書牘始知觧官歸田觀書培養想日有新得自有宏中肆外之效矣不勝向風馳情也此漢所遺誠非朝夕之故渠醞釀十六年授機閫薿武侯營壘之諭真至言也只 聖上仁明尚寬金木之誅此於賊臣優幸已多矣惟茲棘城靜寂之趣勝似山中若能早晚佔畢以窺一斑則庶不至虛爲此行而精力已耗氣不從志是可歎也

答朴學季 戊午正月二十七日

前九月廿八日惠書今日承拜可知海道之遠也冬

初貴宗士述諸人遠來相見略聞動止然亦非真也
今茲諭示不啻縷縷雖合堂同席其詳何以加焉昔
廟之論其可驚骨豈爲一夫之死生鄭相所謂將至
於不忍言之地真得其情狀矣繼有絶島之議發於
擢揆私以賀得賢主人也尚今未聞莫知其故豈將
反逢禍大耶所諭樂天知命此非常人事惟持此性
命以與人者已久既非我所有故斬作千段不以爲
甚怕耳此自去歲重患痔瀉苦苦度日喪戚雖慘想
知悲不幾時矣申友書得之可喜可喜李友無答豈
鄙書浮沉否

答朴學季 戊午閏月三日

二月卄四日書今茲承拜兩地真不在天上実開緘披讀不覺沉痾之去体也時論謂之舡遊而來書以爲乘桴皆不着題只欲效張騫之星槎一遊天外則實平生快事也況有賢主人如學季耶只疾病已痼窮懼橫屍於道傍以孤 聖上好生之意耳

答朴學季 丙寅八月二十八日

辭内居外甚得范忠宣家法慕用方深忽此拜書知官況之適欣慰無已第甥孫不請於乃父而顧請於此豈父不得而子耶此何敢擅輒耶第嘗以勉齋師

聽晦翁樂處晦翁園中語渠執事唯患不學晦翁而無患渠之不學勉齋也極好笑仍還有所請此生自南歸後毋令久留衙中也此約友生入處華陽來念當還鄉里尒

答朴學季 丁卯三月十八日

病蟄窮谷一似逃空虛者不料華札穿到此際中有獅子說晦庵書方此厄窮之時不覺心魂俱醒自然神遊於武夷雲谷之間也然不能學遣受之從學之事而只學此壁間獅子則令監情事可謂戚矣李少如送人馬敢許行然攄其行止只在乃翁俯𢿱此漢

者似爲賸矣

答尹永春 以宣

山川阻深闊問隔截兹拜恵帖如奉顔采慰不可言

三學士傳謹以草定猶未脫稿蓋緣諸論異同難於

財酌也先尊丈事實客歲尊從氏復元来與説話謹

得其詳傳文早晚當浄寫一通囙復元兄弟傳納也

答姜叔九 錫範 戊午八月

今日知舊誰之不思獨於叔九尤不能已者蓋以托

契雖晚而慕義最深也今兹書来心眼俱開覺於紙

毛而不釋也第審色憂曽劇喜今復常豈非誠孝所

感也此間事不足以毎形紙墨惟阻食之症入秋未已可謂趍死如奔矣時事此何得聞但聞其論議日峻競其光鮮覩此氣勢不至於極則終不得止也任之而已何足云諭弟不忘溝壑是吾儕平日茶飯何以是戚戚為也

答姜叔九 戊午十二月

歲序催暮懷人政苦忽此書來不翅披雲霧而見天也況審寒甚侍履珍衛令日所祝豈外於是此間事何足問也只以不忘溝壑一句粘在心上此外萬事皆悠悠告廟之議真如水流而不息苟斷而為港則

誠惟事也京裏火色此何得聞之只薰天氣象則可
想矣餘祝承顔盡歡茂膺新祿

答尹聘三 龍甲 乙丑二月三日

慕用中令胤来訪仍拜垂札縷縷辭意實出尋常既
感且慰無以名言且審有親事家貧歲儉何以成樣
自困涸轍不能相助眞如食物之在喉也時事不欲
言又此中童甫不量時勢欲爲叫閽之擧如此展轉
其不有焚坑之禍耶以此竭力止之而弟恐力不及
也古有爲貧之仕正如丈侍之爲寧有不安之義也
令胤獨任家事不得相從於寂寞之濵恨歎而已

答尹聘三 丁卯四月十一日

病伏深谷朝夕待盡忽於此際承拜遠書縷縷示諭令人警省蓋見節義諸賢受其詆斥去去愈甚不勝世道之憂不免從源頭遮出自附於拒詖熄邪之義矣不料彼輩衆盛火色燻天將使成仁取義之聖訓掃地無餘皇恐憂歎不知所措也自料在世無幾未涯更際惟祈加重以慰遠誠

與尹梁山 選別紙 丁巳正月日

窃有所懇記昔己卯蕩殘之餘獨有安公處順為求禮宰士類凡有所事無不請於其縣今日梁郡正一

求禮矣泗川有二謫其一北路會寧人而從不擇人之罪也其一沃川人而尊信程夫子之罪也皆是篤學之人而遠方無書冊懇求於此甚切此雖切於遠眼不忍不分與矣今有一角之封幸望專一力投給如何渠輩如有所答早晚投此望也非尊則無可開口者故敢此縷縷

答李海州 璾

杜門空山不聞外間事茲拜惠札始審遠莅海曲勞於撫摩奉慮無已此老病之中荐遭喪戚近死可知耳首陽廟議令人興起世衰俗偷無如今日此實廉

須立儒之盛舉而賢使君主之不覺敬服有廟而章甫薦享章甫會處即是講堂況仍爲肄業之所不亦善乎南中有廟則例有堂而多用廈屋之制仍使士子得知三代遺法此沙溪先生所教也第廈屋物力未易辦也

答金察訪 世球 甲辰十月十八日

此素多疾病自前月得下血症精神虛脫之後寒疾齒痛一時並劇杜門辛苦朝夕待盡忽蒙尚使見問辭意誠懇披玩愴悒蓋不能爲懷然窃以來示究事始末思其釁端已始於相與之深之日矣初若欽跡

不與人相干則豈有甘壞之獘哉除是旣往無及矣繼自今須念老夫之言一切牢蟄毋說人而無罪毋向人以求救靜俟事之結末則自有収殺之日矣爲尊計者此外恐無他也且今日事雖困且辱然尙不至於身嬰縲絏何至於擧家奔避轉入林莽中耶晦菴夫子嘗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畀其說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此正今日之所當服膺處也今日與尊情義深密者計無如李內翰公擇而此友年雖少甚有識

慮於人且甚有識試以鄙言相與商量如何

荅李子重學址子馨學芳

戊午正月二十九日

北望瞻想何日敢忘俞札忽及於海外如對欣幸何可勝言亭額力疾行筆不成貌樣如欲不棄則須與識字體人修潤之始可用也朱夫子嘗以是語人也記文須得作廣及重創歲月然後可識其實也幸須詳錄回京裡安國坊尹洗馬体元以來也當今之世詬辱先生者一皆騰揚神道所封文成石具而猶不敢入刻尹許勢焰可謂盛矣正以此時金賢乃能新此亭舍以復先生之舊可謂難矣吾儕章甫可為頽

騂矣亭下如有當日遺跡幸一一修復幸甚幸甚

答李子馨

私家不幸前秋遭孀女喪曾無定力任情悲哀疾病況劇方此委頓忽於此際遠承問書仍審官況勝迪既慰且謝無以爲言老先生後事不幸甚矣天生大德所報如許理之難諶一至此哉曾與領台仲李往復商量已蒙　聖上明命而異言隨起未免還就矣厥后又以書申於金相而得其然可之言矣未知其後事復如何耳昨李鼎華見過托言於百宗令公使之從速處决耳世道至此此一事又不順成極歎極

歎餘祝政願益福

答李子馨 戊辰六月十五日

屏蟄窮谷暑雨支離忽奉来書始審佩符嶺底此時猶有記念老先生支屬則爲幸多矣第此邑是陰嶺孔道從前多不得便宜是可慮也此疾病侵尋朝夕待盡此外無可言者曾以高山九曲畐懇囑於金領府事則答以李績已出草本云所謂李績是何秀子弟耶始聞而喜甚蓋欲擬諸武夷九曲以傳於士友間此不可無印本彼中板子似不難幸問於績審其大小廣狹而預備板子以待之如何大抵績也亟欲

相見幸為我津致否

與朴僉正 龍見

時烈頓首再拜言棘城幽深寒威憯悽黯黮與處意思無聊忽蒙令胤臨顧已是囚山難再之幸仍拜哀侍所惠書滿紙丁寧無非感動人者自顧無以獲此則還增慚悚而已記昔亂後家弟時燾客游海西因拜先尊丈於松京尊丈因其歸有所贈遺致意勤厚豈意因緣喜乖竟失掃門之願也今玆墓文之托反覆勤懇雖使至頑者當之尚且知感縱使時烈極知難堪而亦豈不欲罄竭駑力以副孝思之萬一哉只

緣當此時節此漢蹤迹雖塞竇閉口猶恐不免況乃鋪張文字妄肆雌黃以重其罪戾哉縱云禍福可忌傾於道理如何哉且朱先生當其黨禍橫流尤忌撰述經過都下況今不但經過而已耶以此辭謝於今亂則令亂亦撕捱煎迫誠意罙篤則百尒思量僅得稍穩道理以相商量計於反面之日詳以陳達也時然數年以来稍能檢理舊書妄謂天暇靜便閱理省身以補罪過而自去年以後連遭慘戚任情悲傷疾病頓進雖靡外食極知来日無多茲伏承褒借勉厲之勤誠不勝愧汗沾衣也陽氣已復伏乞順變自愛

以副遠誠

答沈德升 梯 別紙

據禮考妣忌只初獻一哭而已至於進茶后復哭則未有所考大抵禮文有違於經制不可以先祖所行而因循放過也先儒有言已之覺處便是祖先覺處此言當深察也末端所示面時說話深用戚戚也當日鄙意以為生在丁丑以前而霑被 皇明兩露者則尤不敢忘 皇上之恩此則為亂前人歎也生在丁丑以后者未及見 皇明文物威儀此則為亂后人歎也當時因尊說及丁丑字而有感於心故不覺

其蔑於言而不敢説破也今日來問不敢有隱耳

答沈德升　甲寅十一月

去秋遊從爲幸甚矣不有黑水波浪何以得此昨聞聖上有　先朝憤惋見欺之教又聞朴和叔削板不勝惶恐即來鎮川地待命耳忽於稠中承拜恵札如奉談晤慰不可言所投舜鳳書不記云何第有志此事者只以爲已爲本而熟讀古人書則於自已病痛自見有可治之藥矣愚之所聞於師友者如此故聊以奉誦尔自餘無緣面叩陽復加愛

答沈德升

五日爲期九日不來意或有事故方爲懸念𠑽此墜
翰恭審旅况珍衛慰喜不可言只縷縷示諭宜非賤
累之所敢聞者唯李刋書云云彼纔爲告廟之啓其
墨未乾而乃爲此言則是歌哭可以同聲寧有是理
栗谷先生曾是周公之在東𧮭𠑽豈可同網擬人必
於其倫高明恐未免失言也先銘草納取捨間幸勿
以示人也令姪明仲及權君度諸書煩爲致之如何

別紙

自聖人以下無不有氣質之病然其病處他人之
知之不若自知之審旣自知之則其治病之藥亦

在乎其人用力之如何耳

儒術所向只在孔孟程朱道德學問而已世雖有升降汚隆儒者舍是而誰尚哉苟或舍是則非儒者矣至於李丈所言拙者以節義爲尚云者可謂過與矣如我至庸極陋者七尺孱軀尚不能自主張有何節義之可言不敢當不敢當尋常自謂雖使郭有道徐孺子復起而振之以風聲激之以義氣猶不能自拔於汚濁科臼中也李丈一生同門相友而其言尚如此知人之難信非虛語也

栗谷先生所論圃隱說以其事迹而言豈儒者事

業則似不止此而已故其言如是耶
學佛之人享祀於書院誠爲未安若其人有可取
之行而不可以此掩之則別立祠宇以享之斯可
矣晦齋之畜倡誠爲賢者之一疵然不可以此掩
其大德故退溪則極其尊尚矣然此非後學所當
輕議者也
永川鄕賢曺公其事迹見於東國名臣錄可考而
知也張旅軒潤源後生有所不敢知耳曾聞其出
入寒岡之門寒岡待以朋友弟子之間云矣
淸道鄕賢三足金公名大有濯纓之從子也濯纓

之與院享豈以其節義文章有過人者耶

宜寧書院之享退溪李先生曾聞退溪嘗以其妻鄉而往来云以寒岡道統歸之栗谷云者無論道德之如何而其時世先後殊甚倒錯此說或掛他眼則恐不免見笑也

南冥曾先生學記窮嘗見之盖類聚聖賢格言而成編與其文集絶不同矣崔公之與院祀嘗聞鄭仁弘疾惡鄭松江以爲崔爲松江所搆殺而㨿誣松江不遺餘力仍推尊崔公極其張皇云矣然崔之死也牛溪成先生甚有嗟惜之言云矣

一壼鄭先生既無可考書籍後生何敢輕議其淺深也世世所傳文献遺事一編甚草草矣盧玉溪事迹又未見其一二矣

尋校録於古亦有此例耶自我作古恐有未易者也

右數件所詢皆是先賢高下得失之卞雖是格致之一端然聖人嘗語子貢以我則不暇其緩急先後之序可見矣况今日此等説話必拍無限唇舌仍致焚坑之禍亦不可知幸高明於此少加意焉為學之務然有甚急於此者矣苟相

與之深傾倒至此悚仄悚仄

答沈德升

此時此地不謂獲此珍重之書也防禁既嚴窺伺又適詩所謂畏此簡書者正爲今日準備也所論醫病之藥既知病之如此則其知之之者已是治之之藥故前幅敢有云云矣今承讀古書發新知革舊習之諭昏迷者還得對症之良劑矣但所謂舊習當如何而革必須實下工夫如栗谷先生所訂之目朝夕點檢使不復作然後不徒爲空言之歸也不然則上蔡鸚鵡之譏甚可懼也

答趙汝常 持恒

日者山裏逢別迄茲往來於心也今茲非意承拜尚書尤慰憲渥之意此疾病彌留日僅一日自知終不可為亟欲永辭先墓三昨乍出洞門西歸鄉土而來使追到頗費日子心甚不安也猜納冊子謹拜只賤疾如許恐未易草定也樓記值此節日事多叢沓僅偷隙暇草率寫呈樓額并往可用與否只在財處之如何若送議於光甫而定其取捨則尤可徵於久遠也曾往道峯為寫朱子詩於岩口京裡諸生用釘深刻矣曩時一番人為往打滅云此樓記縱使可用而

難保其終不遺虎幸須量處如何

答趙禮安 持憲 戊子閏月五日

前書勤懇汔茲銜戢茲又薦承仍有號本質疑兩冊之示鄙情慰幸如獲拱璧也只書末一行太不簡古雖此漢坐在廊廟契誼之間固當有擺脫者況今名籍只掛三舍中一儒巾而已豈敢當縟儀哉從此惠書除去此規不勝幸甚此尚今舍生已極優幸竊聞此道董甫論罪甚悉區區殘喘將不多日矣任之而已縣僻事暇竊想溫理書冊以承先庭詩禮大訓矣

答趙禮安 戊午七月十七日

問書惠味已甚鄭重况此記善録有聞不見甚爲企
渴不翅懸懸蒙此錄示雖隋珠和璧不與易也自顧
累囚無以獲此於仁人則實不勝愧渥也所諭張台
之訃驚痛不可言北投南遷惟此台或以其子或以
其僕問訊聯翩矣今則已矣然亦豈獨爲私而已不
佳運氣流行不已未知終至於何界而止也此中事
不須俯問惟所患胃症逢秋愈健要之死而後已奈
何奈何

答趙禮安 戊午九月廿七日

時然白私家不幸長女子奄忽喪亡遠地聞訃悲悼

益不自堪非意遠承問書屈指今年此事之頻無有二焉不知所以獲此則但有愧感而已況此戒誨之意出於赤心記昔承誨於先夫之日未嘗不如此俯仰今昔爲之愴涕也京裡諸生秋來果陸續來見今則無之適茲隣宰有宿留者謹以來意督歸之矣古義之亡久矣豈謂於吾身親見於大君子之後孫耶

答趙禮安　戊午十月廿一日

此患寒病氣息如線忽拜來書頓失沉痾所在况茲藥餌適到此際此豈但感意之周悉哉意者鬼神亦或默相也歟仍審寒沍侍餘諸況旀衛喜慰無量此

道活活之論似聞出於星牧之指嗾兹承境内之議
豈仁賢之化漸濡之致耶第此殘命持以與人久矣
其生其殺任之而已

答趙禮安　己未三月十二日

視篆時月有問書且割清俸窮途之有今日實有在
矣其有意外不測之事亦係此漢運數奈何奈何臨
行擾攘中為留一書且惠珎果披奉惘然不能為懷
尒後又自迎縣褫到既稅後惠札如奉談晤慰何可
言伴来毁紙既以禦眠而又甚寒心先王考大先生
輔相　仁孝兩聖一以明天理正人心為要而及今

風俗乃至於此每 聞見輙欲為之無生也春寒尚
緊只祝益加珍衛以副遠誠

答沈天章 若潢 庚申二月廿二日

此在重濱魑魅與處不料珍函透入此中信乎患州不在天上也況所示諭皆是異聞只此漢水上所感朝夕待盡正朱先生所謂今年雪裡凍死何人喫大撓不扎者也所托文字必欲得栗谷先生文集與本狀恭攷而為之此集久未入手須以一件全秩投寄泗川謫人崔愼家則自可入來耳得此則趂當奉副矣

答安聖休世休至休　庚申七月十九日

濟島時遠賜問書此他人所不能而今獨能之豈有使鬼之術而然耶兹者復奉褫中書慰瀉何量第審有嘗藥之憂奉慮不淺竊想誠孝所感已抵有喜之境矣此猥蒙　天恩萬死生還六年之間人事全非此間情懷一似華表令威也前書並有詢荒之紙蓋即修報以授第二孫使之尋便呈徹矣此孫今適不在要為早晚事耳携書入山始擬早暮翻閱以窺一斑於未死之前而即今精力耗竭餘日無多回首茫然悲歎而已

答安世休 己卯閏月廿五日

日者遠承問書甚慰瞻係之私只以寒暄往復想是狗洞之所怒故未遑修敬想或見諒也此行誠是彼所甘心然右山左海奇勝萬狀殆不暇於酬應彼之餉我亦云多矣第不知所餉只此而止耳

答成汝中 至善 甲子六月

久阻顏色憂德常懸遠承惠書謹審炎夏侍政俱勝既慰且感無以盡喻前冬問札穉承於春中感戢之私不以淹滯而有間也此自孟夏晦間大病幾死萬無一幸矣迄今羸喘未絕真是惟事大抵非久於世

者只以無所聞為恨耳来書太拘俗例朋友之義豈容如是令人愧汗也餘祝承顏盡歡以副遠誠

答朴晦叔 銑 戊午十二月

喪禍連仍疾病危苦殘喘茍延求死不死忽於此時遠賜問札驚起披承頓失沉痾之所在也兼且愍恤窮餓無念勤摯自顧無以獲此則愧赧悚仄而已在昔山間甘忍飢餒況此顛沛益以不忘溝壑四字粘在額上非有所守而然也不得已也然携来家累臨歲悄然倍於常時而無以想慰矣今承来貺百結先生可免雄琴之勞矣足為海上第一故事也承諭去

就之難今日觸處無非苦顔不獨官人之狼狽而已奈何臈寒甚苦惟冀承顔盡歡茂膺新福

答朴晦叔　甲子十一月

續拜垂札感戢無已前書所禀去就蓋於前夏李都憲雲擧上疏力言賤臣強健請加叙用夫雲擧同門生有兄弟之義而其言如此今日來到近圻已有相應之嫌一日遲留已是一日之鈇鉞況可冒入修門重遭指笑乎前日之禀蓋出於此昨見郎報則賤名首占諸公之右竊不以為所疑果驗也令人赧澀殆無以見人也然則此時冒昧入城無乃無恥之甚耶

以此中夜疑惑三頭兩緒終未有決定之計甚矣愚昧之擿埴也

答張斗以 世南 庚申七月

扶桑驛前深恨路有歧也時回過去人聞已交龜殊以啓迹爲幸承此崗書慰荷無已所伴四種佳味尤宜於山蘊霧濕之時矣書辭過爲隆重甚非賤陋之所敢承者從此惠書擺脫文華只以簋疋相與是所望也李君御於水籠寒暄即去矣水落之示令人凝佇溪山依舊而海外二竪子亦隨而來不知其意竟如何好笑

答李圣道東魯 戊午六月廿日

盈幅示諭足作閑中止睡之資雖古人懲羹而尚吹於虀騎牌二字實仲氏之所以招咎而猶不懲焉必大爛口吻而後已可怕而亦可笑也春間窘迫果不可言然此時如此乃分之宜而過為故人憂至於倒取杼軸有此周恤仰認仁者之心亦撫躬惕悵也沈天章裒者非不從容而送後有無限餘懷蓋以今世古家流風此尚有僅存者耳見其先狀出於趙內翰而其文字絶可愛令送空白一呇幸付此友俾録一通早晚以送如何沈友不別書蓋不欲姓名多在紙

面也統希默會

答李圭道　庚申四月

多情惟白髮隨我又經年此松翁詩也朝夕竊諷而感其先獲也此時得拜來札始知不入地升天則人心上精神終阻攔不得也生鬼之諭令人捧腹豈有生而為鬼之理乎大抵此漢朝暮死矣明年不托將屬之高明矣奉賀無已也佳味甚宜病口荷意深矣孫兒畧歸未還矣亡姪家親事吾祖孫每責其催畢矣何故復為遲延耶可歎

答朴士述　光後　乙卯三月十三日

魍魅喜人之地愍此窮鱗遠賜撫存之書感戢之至不容名喻所與過從只是村農野夫絶無人事之撓可以繙閱書册以竆暮年之一斑而只是疾病侵尋呻吟痛楚以度朝夕 聖意盖所以玉成而孤負如此此又可罪也醉琴亭沿日者謹與章甫修治有緖想今還就鹵莽念之嘅然訃同此懷甬

答朴士述 丁巳六月十八日

時烈白私家不幸室人奄忽長逝遠地聞訃悲悼不自堪伏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縷縷示諭深荷不鄙秋凉之示豈勝凝竚然此豈易事惟杜門修省

是所望甬賊疾日通鬼門而外食斯廹未知為誰何所得也塾庠絃誦令人歆歎第處三年之後還為寂然耳

答朴士述 戊午三月十九日

官便傳到前月初四日惠書蓋所謂累紙連牘者拜讀以還極用慰瀉也第審連有懿慼蓋近世凡在吾輩中人例無歡顏運氣使然也柰何柰何所諭趙蹏縣聞尹鑴自任以子光之事以嗾趙而今年適是戊午故識者極以為憂幸賴 聖上不入其說而姑止然難保其終 止耳此病日益苦自知来日無幾矣餘

略其別紙其所未當仍便見示至佳

答黃子玉 丁巳四月十一日

久不相見意思相懸今奉問書慰荷何極此舟感寒疾擁衾呻吟苦苦聞賢季病病可念丫書奉悉還送極歎極訝尚復何言惟望其蒙放之後投身於青山綠水之間耳朝報政目此無得見矣病中思相見一來望也

答黃子玉 丁巳五月十一日

書到慰喜丫書亦承覽矣既往則置之永抛朝紳歸卧鄉曲則紛紛者於我何關幸爲我謝丫漢午間得

益山書以京友斥我右丫之言見示方此一笑今見毁丫之報更蕟一大笑矣